見聞紀訓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爲世俾人爲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罕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手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

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睹記略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徵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爲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棣塘八十五翁陳良謨書于天目山房

見聞紀訓卷上

陳良

後學雲間葉旦新重校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迺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迺惻然曰。

大人寛心兒當還之還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将若之何公曰弟併其價不取可也翁悽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竹墟公所言

歸安施相之名佐翊之名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

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蹙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曰揮涕不已。翊之廼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旦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廼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樂清章恭毅公名綸景泰間為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事載國史士大夫類能言之其孫九思字可睿與余同舉於鄉偶談及公一事甚異公久被幽囚虱生於骨苛癢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在天牕中共啣一物墜下正當公前取視之迺新製一牙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牀哀呼獄卒移就乾處剗離一牀之地磚壁盡

然倒矣不然幾被於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中自為保護真若有物以左右之者故特表而出之

同年葉肅卿名應驄鄞人為刑部郎中以劾權忤時窜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蘇蘇人魏維翰名應召亦為刑部郎謫戍還家求訪余因同過肅卿舟坐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贐云云肅卿艴然不悅曰魏君烏得為是言吾留此豈有覲邪既

別還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錢。不肯止。廼遣吏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懇悃意。第領之。其所贐雖箋餌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尚也已。寧波府誌有傳此余所目擊者故著之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婺源人寬仁廉儉出自性成。至興廢舉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遝。民則晏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及以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座船

北行。鍔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問所費幾何。鍔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遂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直四兩有餘。召鍔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鍔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閫正復詣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靳此邪。公面頸發赤。亟喚鍔至。仍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怒曰。叔則使我

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鍔遷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益。故大過於人也。吁。賢哉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為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

豈欲哉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邪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伻叩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邪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𨓍抆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擬與群從歌咲宴樂其事也今吾仍弟大事不可已者

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廼牽裾出，懇解之，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廼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玒，行八。其人謹愿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廼亟勒馬轉。

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恐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廼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赴闕泉過蘭溪。特肩謁焉。臨别。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余有足疾。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

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於楓山先師（名懋 尚書）歸。祗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延朴菴公（名極 侍郎）及竹澗潘公（名希曾 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還矩歸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

同年廖梅南。（名梯 前人）為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

嘗[illegible]知吾州。其事甚究。及蒞任。絕口不言諭事。清操凜然。秋毫無取。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衙內日逐鹽醬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憂民之憂。其若恫瘝。廼孑身員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輙蠲之。聽訟平心易氣。必使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三年。量移寧國府同知。既去。衆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廼止。而心祠口

碑。至今未泯云。後陞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人所弗堪。余為閩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梔子四枚。白酒一壺。以飲余。意恬如也。余對府縣官。為之播揚清德。意令少有所助。翌日詣余。正色言曰。兄知我者。顧如用是憐我為。諸所餽遺悉卻不受。吁。若梅南子清修苦節。終始不渝。即方之吳處默陳師道何忝。余寤寐思服。頗為執鞭。而或者以才短少之。陋哉俗見

也夫士之守官猶婦人之守身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即其他種種才美曷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奈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責備其無才而佞者不問其所守勸懲倒置賢否混淆往往而是嗚呼尚可言哉

遮鋪市賈黃臻休寧人為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輙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稚攜之以隨余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午八月高搗石馬

諸山水縣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廛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歎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執子也頹天跖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有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者曰臻死矣其子

存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胥一大樹根。遂攔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波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歎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為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鄰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遘疾。就醫於杭。俘至自家。問以鄉里事。俘曰。對門顏六

死矣。范公大駭。亟訴詈伻以為誤傳。伻曰。儻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汹汹東西走。為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即死。當復甦。伻竊哂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胷。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亟自神其見。逕造顏六。言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

年六十七而終。余得之范藻軒先生云。醫官先生父也。此事與余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之可怖如此

余先姑夫郎公。名暉猶介峭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肄文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欣動色。擊几朗誦。至姦回邪佞。則憤惋嚬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袒臂攘胸。遶屋走且罵曰。惱殺我。惱殺我。舉家莫知所以。移時氣漸平。家姑氏問怒何也。曰。頃讀秦檜殺岳飛事。故

不禁憤氣填胷耳。最重然諾。一出口。必踐不爽。性不飲酒。或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如已飯。輒止之曰。吾飽不能更饗。果有意。某日當復來。主人以為託辭。屆期。果不速自至矣。歲時節序。卜日宴客。必特設單請一人。有兩客。明日又設又請。決不以昨日餘殽復出也。於他家亦然。若獨請公。延赴。有雜賓焉。拒之矣。遇斯文人。折行輩致禮。見僧道則疾之如讎。尤不信淫祀。家祭外。惟臘月祭竈而已。但

待鄉人。儔於分別。如坐有三人。親疎一也。而人品有三等。則當面以三等禮待之。所以與人多忤耳。市井無藉。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擣汁傾上流。二三十里魚鼈鰕蛉。大小盡死。公每年出銀三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禁人。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吁。此又公愛物之仁。不但猶介獨行已也。今吾鄉環視一二百里。苟有若人焉。吾當肖一寬肅容拜之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鋪賣飯宿客。畜馬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鋪。就雇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於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於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廼馳回程鋪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為謝。堅辭

不受緘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況百金哉昔柳子作吏商議官之賄者即商也然斯人者商也而所為若是恐為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可乎

鉛干朱氏處鬼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一可聽人問吉凶事大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

如此者將一年。其事甚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也。余服闋，當謁選京師。有書至，舘于淮。朱氏來邀，余過焉。入門，見紙四幅，俱草書古詩。墨跡猶未乾，迺鬼書也。少頃，宴余後堂。范生謂余曰：先生來辱，禮必有詩奉贈。余但唯唯。平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紙筆墨硯於几，闔戶，聞擊几聲，迺入取詩。余宴既久，寂不聞有聲。朱氏怪焉，迺排戶入，則見其碎硯裂紙壞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

矣余笑曰神其棄余邪自是鬼不復來錢煥卿問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減獲用命時母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為生員駸駸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為不謬余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瘵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同年建德王本立。建名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叅政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勸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陋私相論曰。二公㢤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陋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

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縣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昇。又獨稔。州官又縣申灾。租又得免。且米貴各鄉所需產。

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戾胥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焉以為樂也。余嘗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苟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

果陞續俱羅回祿嗟余為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秉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叔兄迺又聞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迺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焉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名孟敬閩人

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晉江人）蔡虛齋高第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謂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廼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白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菭名商臣同舟至寶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菭強欲行余持之堅迺作詩以賸小見誚俄隣舟徽友四人解維而行南菭指之曰彼獨非人耶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顧視前艤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蹤影矣於是南菭搥胷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爲冒險躁進者之戒

初余以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代者會冢宰畢

泉吳公（名醴）過余言別問曰兄何以教我余曰然吾將告之乃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墨泉公初至按冊試一二眾以為宜乃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墨泉公才賢人也而又參以吾言宜其善矣自是遂為相知焉餘姚楊二槽（名撫）亦以都水

嘗理濟寧以南閘河。代者廣東李汝司。名邦直

二檀亦告之如余所以告墨泉者。汝司唯唯

而心銜之。對人曰。二檀聖人邪。三代相承。猶

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邪。後為考功

郎。竟索瘢去其官。夫余與二檀之忠告一也。

一為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

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

龍西溪僉憲名霓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

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

日何如。凡京官俱書名簿上，置長安門，謂之門籍。有病註病字在名下，不朝參，謂之註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栖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瞞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因，廼次某行人者。西溪曰。君為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月。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

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杭州朱朝宗。名京。攻舉子業有聲。陸水村公爲浙憲副。延以訓子。最知重之。後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於春官。家且貧。匃乞就學職。時陸公爲冢宰。嘗召朝宗。詢曰。子何就是職。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卿。俄賛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賀之曰。君受知冢宰。官雖不能上下。獨不得一善地

乎。及榜出，善地皆他人得之，而朝宗者迺北地最僻陋縣也。衆莫測所以。時金美之名聯杭人方館於陸公之第。一日共飲，公問曰：朱朝宗選官何所。美之以其縣對。公投筯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實欲語郎中，擇一善地與之，竟忘之耳。子其寓書於朝宗，我將處之。意謂更調也。無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於官。嗚呼！既為冢宰所知，而不能得一學官善地，豈非命耶。先正有曰：雖宰相豈能陶鑄得

我信哉

正德間有熊州判侶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為冢宰州人丘其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為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搨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寔欲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為長物矣遼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馬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

流落羅歸。夫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立之為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寍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模。李素之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偏于鄉貴。夤緣得入首相

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為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邪齋夫輩乃羣譟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吏王選

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為異今多智者無上事
而自貽伊感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
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
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此聞之鄞邑士友云
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
省祭當選挈子與華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
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束裝將歸不意
其姐夫忽暴卒華黟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
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為之

小官異省。誰人覺察。爾可權厝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逝。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間。華不敗露。華甚以為得計。後脫身入京。乃自捐文聽選。及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肥。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者更巧。

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華雖黠也夫何為執此郡人王承祖說

正德己卯余病起謁選北上至漷縣王家渡未晚而泊同泊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焉訊之家僮曲遂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還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邪縛之復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併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首哀乞

移時乃吐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自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請姑置之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兩詞具造惟恣其胸臆煅煉羅織含冤者不可勝算而上官則往往嘉獎焉蓋緣巧斂給自能快人意也後陞刑部主事余適與之同僚旁觀其所為仍如紹興而加甚焉後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

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殆不可置哉。

余昔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忘其名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者然，蓋晦色也。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衙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旛，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

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為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為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快快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對綵裁衣卻又剪碎妻益不自安遂自經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 莆人）會議賢否冊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余詰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縊死余乃述所聞告之公

沉吟間余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
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憣然
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名於所註
考語後白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凡三迁
公於前公指鄰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為公
安訓導謗白欲論都是也平素心術不減吾
故曰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為同
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
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不

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南京一富翁王冠頑鄙狼戾。習房中修煉之術。徧招方士。拜爲父師。甚以妻妾自置妍姣十餘人。恣意淫毒。候有娠將產。輙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讞刑部郎中溪亭嚴公鞫問。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乃今噍類不遺。而家其墟矣。咄咄梟獍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能逃乎。

余提督太和山時。有鄖陽鍾都司者。瞎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生癸水和藥爲丸。或曰灌之鼻中。久之覺頭重眼朧朧。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爆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余言。而鍾實富施一郡云。凡極富方士無非貴即富。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欲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賊長生不死。田夫寠人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世

聞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且信而因得為久住之計衣其衣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效焉胥遁焉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笑也已更有一般專以燒煉求富者此又至貪極愚之人不足論矣

見聞紀訓卷下

後學雲間葉日新重校

前輩樊知縣名教王司訓名輔余少時每二公言論樊公嘗曰吾自鄉平歸撿校囊貲白金僅五千耳黃金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為少而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能各求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

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糴未繇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二老婢供茶而已余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殮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醫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懽公之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懽乃已余恒見公無一日不開口咲也今其

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為生員數輩。詣屢屢來文。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觀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黷貨謀子且不能終。況為子孫謀乎。盍若寬求易足。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前輩歲貢龐天瑞。名麟。輕佻狡偽。靡所不為。二子又皆濟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盈。益不自持。瀕行。率二子拜辭

州守弋陽陳公既[illegible]公謂左右曰是公是子。行既不臧。貌復委瑣。非享福器也。兼歉而畢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莅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卒。其橐槖悉為一僕席捲遁去。再踰年。髒及次子。俱死焉。吁。小船重載。而又加以悖入之貨。欲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余友歸安仰思忠臣名質直閒爽。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為湖州太守。其壻大合尹林

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為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父知縣）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曰問克正曰昨夜尹公先為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為其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遷卒他無所短

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慚，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奚何所，其人曰，曰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歎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其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

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明日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惜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蹤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

纔一年。遂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闈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彭館於徐親聞是事歸為余言如此。殊可為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吁。可畏哉

溧陽狄某。忘其名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容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滚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

馬。其婦賫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地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於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談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與對錢煥鄉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横。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忘其名 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壟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

入骨髓周賑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捶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之一空盜黨過望於是縛牲載所即以蔣氏之物賽恩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捩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賈舶經過知

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叟年所云。夫藉之積財誘盜。盜之禍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禍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嗟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禍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遂昌士人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

没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劉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遙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捏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旁。若也。夫曰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務。僅償半價。放債則揹其

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横。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其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渠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捋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邪。牛臥不應。又問。又不應。乃捽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為牛。誑言若此。正爭鬧間。

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爾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遣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曰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篋。須一一為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踣地而死。其子回贖田産之事。遂徧傳鄉里間。余少時聞之甚詳。今忘其名。特欲警夫愚民之貪且橫者。故不嫌於誌恠也。

余為弟子員。本齋陳先生。名棻。邵武人。嘗與余言

提學案臨考試之日。府衛官俱伺候於憲司前。白日忽瞋。雷震二指揮於衆官列坐之外。一擊死。其右足及脛以至於股。劈碎無完膚。一甦。遂成癎疾。已乃訪其故。其死者毆母。此日乘醉踢其母。母合手籲天詛焉。其甦者亦嘗詈母。特不毆耳。乃知治末年事也。頃閱近峒聞略。亦載是事而少異。疑本一事。傳聞紀述偶異同耳。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窠。梁柱間。每見蜂從

竅入。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後連生二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乃問於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竅之故。此間之外祖袁睡公云。蓋天道好生。朱某者。心心念念。必欲蜂之盡死。是逆天矣。能無報乎。然則蟲豸之微。天亦若是介意耶。曰。然。觀之放龜渡蟻。皆有福報。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善與吉爲類。惡與凶

為類。故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一稱量以換之邪。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同學郎士英（名傑）劉鳴遠（名釗）二人過鉛千廟。就籬傍溺。見穢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濕之。已乃坐於廟門。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拄杖戳所見紙廢。郎問戳何也。丐者曰。有小酡繙此。故戳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穢紙

初無疵也。豈蛇藏絃下耶。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也。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因出視之。乃舊紵絲荷包。一面有溺點猶濕。又有瓶痕五六處。其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二人乃相顧嘆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蠶絃。丐者見為蛇。騎馬者見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此余聞諸士英云

同年諸揚伯（名偁）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

百両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貿於外不虞為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邪

朱箄峰名觀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

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甎翻在石罅間踟蹰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貓突跳釜上

媳以杖撲貓。貓竟嚙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咲之。夫楊老者亿為動似可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儇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値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騰欲展招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温飽。宣二糴荳

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袁心發狂，將刀殺人。舉火燎閘閣，衆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禱諸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穿柱遣祟，破費狼藉。視牀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探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於官，官知其得藏債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

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永康周實夫名光文為舉人時與余南雍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余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

亦與室人遊此夢遊婢子報云某學人在外相訪已坐學堂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藏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縧帽乃咲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咲且謔乃曰斯固異矣然鬻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曰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速呼酒

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趨起問。諸生有粥在釜，乃笑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煞各啜兩盂而去，竇夫之言如此。吁。一巾幘粥飯。尚有定數，况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同年吳維新名聽選，京師，夢錢江樸中丞名宗欽維新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兖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道

赴任。過臨清、遂錢公候

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宮、維新入謁、遂留飯。正

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昔

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雖一年

後飯、已先定之矣。

東門范藻軒先生、名𣶒、少英俊、有文學名。父允韋

以遠大期之。其母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

臾鼓吹、旗纛。導送一彩幛至其家。懸讌廳上

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而小、至如

盤如盂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曰。吾兒嘗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耶。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兆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智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

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為

長興臧損齋名應少時有母舅宦遊閩中託祈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特往祈焉夢神語曰正去採綠衣忽見赤筆三個繫在園中與莫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湯不留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鮮赴試于杭俟舟於回回墳旁有蔡園一區圃中有綠衣棚衣垂垂焉多損齋湯就而採之轉

眄閒。忽見三羊繫簷。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瑞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與余為同年。間以語余。如此云

正德丁卯。同學王思賢名伋元旦夢一官府門墻。若掛舉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然。記榜尾盡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錯雜爛然盈綖。一日語余曰。今科章維賢字景中矣具述其夢。余曰。維賢固應中。但解元恐難耳。

其榜尾之像。吾二人亦牽強解之。後府考遺才。凡五學總九十人。而鄉賢果第一。於時遂有相士畫圖一幅。懸諸榜後。相接無間。昔者之夢。至是驗之。余總以二事。每謂冥冥之中。章之耿。固有定數。不必言矣。而斥之採。筆之繫與其數之三。色之赤。榜次圖畫懸掛之處。皆一一前定。無毫髮爽者。此何理也。真有莫可究詰者。吁。異哉

正德初。蘇商王某。徽人也。年踰三十。未有子。其

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愀然語之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素神其術亟往蘇欲貸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飯出河濱散步適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負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來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

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家貲而倍周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吾旅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某甚乃披衣起，方啟戶間，聞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磚

壁曰久雨而頹正壓臥榻粉碎不然其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評曰汝滿面陰隲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燧商於德清人熟知其事余蓋聞諸德清秀才楊其善所言曰特記之以見陰德之足以回天續命如此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鬼眼所斷真州商人事絕相類云

愚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以王某之事觀之則知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所不能圍也盖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為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為而為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圍譬國之

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者也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旣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之間喜怒頓殊又何有於不可易哉推此則知理數相爲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餘姚陳省齋公名克宅爲湖廣方伯嘗語余公初入學之夕乃堂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乃翁取盛稻之桶盛之至弘治甲子鄉試入場之夕乃翁又夢一龍降其家亦急呼乃堂取

稻桶藏之。二夢相隔十七八年。前後一同。龍固奇物可喜。但不識稻桶為何祥也。是年江西撫月湖先生主考。發策以何、黃、金、許、相承道統為問。省齋公嘗設帳於金華。閱四先生家乘最詳。因敷對備悉。楊公閱之大喜。批曰。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至是始知稻桶之夢。其應在此。

溪亭嚴公。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知何地。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

舟篙齟齬相爭。蓋湖人篙以壅桑地者。公急乘一採菱圓木桶浮至其所。各量取淤一半而覺。比出榜。乃袁州府分宜縣也。人間靈夢極多。但道統分宜之事。至巧而神。故特記之。

或謂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不然也。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為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為耳。即如死生有命。而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無不為之。苟徒一切委之於命焉。則命該不死。雖絕粒亦無妨邪。故聖賢

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而宋儒以為人事盡然後可以委之於命嗚呼其為世訓明矣

從兄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鄰燕成羣啣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育數雛巢完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遠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

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絲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彼網之毀。寧舍已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姪懍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越數日。黑鵝死。衆雛失怙焉。其白鵝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仁

義哉是猲也

余少時見對門苟家甚貧畜一犬惟飯糠粃與臭穢耳隔壁姚客店有二犬犬半中殘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且多空竇穿過恃易姚犬或向籬邊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苟犬蹯曲臥地上但略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恥則禽獸虫豸不若也何以為人哉

見聞紀訓卷下終

右訓迺棣塘陳翁所輯其事核其詞顯不惟善惡報應往蹟昭然抑人生有定數雖私智詭謀莫挽萬一者亦歷々可驗繹斯訓也真可以達義命息妄想而終身當舍蹊徑而就坦途矣其有裨于世教豈淺々哉余甚善是編而尤慮原鋟之或敝也故并采董漢陽先生雜存六事重付之梓以

永其傳焉　岂

萬曆丙子夏六月後學雲間葉日新

謹跋

跋見聞紀訓後

夫觧紛釋鬪則愜諧微之或捷於莊語懼寘懲凶則巫覡佛媪或效于敢欺故聖王立稗官取夫巷語之猶益者志之以翼詩書而佐治道嗣後雜説雲興各有可採譬之榛楛勿翦亦足資長林之鬱然及詆若

爲之、惟逞詭異、雌黃失真、不顧世
敎直屈觚尓、奚足多乎。是書編于
横塘陳氏。亦稗官者流。所載多士
大夫章言懿行。金閶一寓目。見其
事覈而務質。無脩際。無龐訛。媲于聖
王之旨。庶得麤觕。近世瑣綴唐巳
之類遠遜矣。間有謂其區區譏祥

之說、若指虞詔齊韶之遺而要之
志在風勸、君子不廢也。觀者勿以
畚藁累馬。板樟于篆文學、奉常徐
君琳復指倖翻之。奉常清蔚韶令
能卻解車怒馬時、過從僕肇、伊
吾亦談相勗因裹趨手居賻之急
雅如恐不及。亭中無高貲長物所

謂仁心爲質者紀鄭此亡論屢越
三吳膏腴即僕輩亦未敢爲行覲
是舉足知梗槩也
萬曆己卯孟夏晦日吳郡武選清
史司主事馮時可書于獨樹軒